

苏南烧秸秆, 南京一天两次重污染

■能见度低于3公里;市民抱怨:出门逛一圈,像抽一包烟

■昨晚江苏11个火点均在苏锡常,污染物被东南风吹到南京

烟雾刺鼻,路上的行人被熏得直流眼泪……昨天,南京天空的能见度不到3公里。环保部门透露:当天南京市空气质量急剧下降,中心城区空气受到中重度污染,晚上7点到9点3个小时内的污染指数达到268,晚上9点的瞬时指数更高达435。据了解,造成这次空气大面积污染的原因,是苏南地区烧秸秆。难闻的味道,让南京市民抱怨,“出来逛一圈,感觉像抽了一包烟。”

记者走访

逛街市民抱怨:像抽了包烟

端午节小长假开始了,昨天傍晚开始,南京新街口一带人流量猛增。但让很多人扫兴的是,空气中弥漫着烧秸秆的气味。“出来转一圈,嗓子很不舒服,像抽了一包烟。”市民抱怨道。昨晚,记者走访了城区多处地点发现,雾霾笼罩南京城,不仅影响了驾车人,连在家睡觉的居民也不得安生。

新街口:霓虹灯被“薄雾”笼罩

昨晚8点半,记者从置地广场办公室来到楼下,刚走出大门,就闻到一股淡淡的烧秸秆的味道,空气也像蒙上了一层轻纱。来到德基广场南面的广场,这一带的霓虹灯已经亮起,灯光映射下,整个新街口笼罩在一片灰白色的雾霾中。因为周末到了,又是端午节小长假,逛街的人比平时多了不少。一名年轻女子用手捂着鼻子,走进开着空调的德基广场后,才深深吸了一口气。“空气太脏了,不知道哪里又在烧秸秆。”她抱怨道。

街头,有人抬头仰望天空。一个小伙陪着女友在逛街,他们下午5点半下班后就出来了,打算买些礼物过节送长辈。“出来转了一圈,像抽了一包烟,嗓子难受死了。”小伙清着嗓子说,与白天相比,晚上的雾霾更为严重,空气中烧秸秆的味道也更浓了。

城东干道:汽车灯光雾茫茫

晚上11点多,在城东干道,一位开车刚从禄口机场接了亲戚回城区的驾驶员向记者抱怨,“城里还好,城外高速上开车太

累了。”他说,因为雾霾影响了视线,再加上是夜晚,开车必须得瞪大眼睛,“说是雾霾,烧秸秆弄的,其实跟雾天开车没什么两样。”

在双桥门高架桥上,记者往东西两个方向看去,橘黄色的路灯被团团雾霾笼罩,灯光也变得“茫然”起来。过往车辆的灯光从远处看去,也模糊成一团。附近的住宅楼也笼罩在雾霾中,几处亮着的窗口被雾霾遮挡,看上去也不那么清晰了。

记者随后又来到雨花台南大门,这一带较为空旷,路灯打在路面上,视线尚可,但往空中看去,灰蒙蒙一片,什么都看不清楚。

新妈妈:要买空气净化器

“往年这个时候也烧秸秆的,但没今天的雾霾这样厉害。”住在秦淮区的市民陈女士是位新妈妈,孩子出生才几个月,她对昨天的空气质量极为担心。“宝宝这么小,空气这样脏哪受得了?”陈女士的父亲分析说,南京城区建筑工地多,空气质量本来就不怎么样,而与往年相比,今年气候又这样干旱,秸秆这样一烧,空气质量肯定差。“再这样下去,宝宝得呼吸道疾病怎么办?”陈女士跟老公商量,第二天就去商场买一台好的空气净化器回家,如果这样的雾霾天还持续下去,就打算为宝宝24小时开着空气净化器。

今天凌晨零点30分,记者回到办公室,虽然只在户外呆了几个小时,但鼻腔和嗓子已经感觉到不适。而昨天白天,在户外呆上半天,也没这么严重。

快报记者 常毅

环保发布

连续两天污染,苏南烧秸秆所致

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空气自动监测数据显示,从6月2日午后14时起,南京市空气污染指数(API)开始异常升高,2日19时至3日早上8时的API指数均超过100,达到污染等级。其中,3日凌晨3时至6时API指数更是超过300,短时内空气质量达重污染水平。从污染物成分来看,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升高显著,而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浓度均保持优秀。

到了昨天晚上,空气污染变本加厉,晚上9点,记者在户外已经感觉到有些喘不过气,还被熏得直流眼泪,头发上、衣服上全是焦糊味。即使在门窗紧闭的室内,这种刺鼻的烟雾味还是能钻进人们的鼻孔。

昨天晚上11点,记者拨通了南京市环保局的值班电话,值班人员告诉记者,刚刚收到监测站传来的最近空气指数。晚上7点以后,城区

的颗粒物、超细颗粒物、一氧化碳、黑碳浓度都显著上升,能见度明显下降。从晚上7点到9点这三个小时内污染指数为268,中重度污染,晚上9点瞬时污染指数达到435,重污染,能见度低于3公里。

空气中监测出“黑碳”这种物质,意味着又是秸秆焚烧释放出大量浓烟惹的祸。

根据国家环保部根据卫星遥感公布的火点,6月2日夜间至3日凌晨,南京周边的扬州、镇江等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也出现了异常升高的过程。昨天晚上江苏一共发现11个火点,均集中在苏锡常地区,南京没有监测到明显火点。昨天南京的主导风由东风转为东南风。苏锡常秸秆焚烧产生的污染物,在东南风的输送下对南京空气质量产生显著影响,今天早晨还是持续重污染的状况。

通讯员 邵艺 快报记者 安莹



昨天23:45,南京龙蟠中路隧道东水关出口处一片“雾茫茫” 快报记者 路军 摄

空气污染全过程

6月2日 晚7点 → 6月3日 早8点

空气污染指数均超过100 (达到污染等级)

6月3日 凌晨3点 → 6月3日 凌晨6点

空气污染指数均超过300 (达到重污染等级)

6月3日 晚7点 → 6月3日 晚9点

空气污染指数均超过268 (达到中重污染等级)

6月3日 晚9点 空气污染指数 瞬时达到435 (达到重污染等级)

不幸事故

焚烧秸秆酿惨剧 农妇全身99%烧伤

麦收时节,焚烧秸秆风又盛,除了污染空气外,还接连引发多起意外。前天,江宁出现因烧秸秆引燃麦田、熏死老人的惨剧。同样是前天,江宁湖熟街道一农妇在扑救麦田大火时被烧伤,烧伤面积达99%。昨天,又发生多起因焚烧秸秆引发的火灾。

农妇扑救大火被烧伤

62岁农妇王兰英家住江宁区湖熟街道三界社区,前天下午约1时,她正在路上晒麦子,突然看到远处麦田失火了。她连忙捡起一个竹制的钉耙,飞奔过去救火。由于风大,她在扑救时不幸被困在火中,被浓烟熏倒。等这块2.7亩的麦田全烧光了,王兰英的弟媳经过此处,才发现她躺在灰烬里。

村里人闻声赶来,只见王兰英的衣服鞋子全被烧掉,头发眉毛都没有了,全身黑乎乎的,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她先被急救车送往湖熟医院,因伤势太重,前天下午又被转到南京军区总院。到昨天中午,她仍躺在抢救室里。医生称,王兰英全身烧伤面积达99%,并引发多个并发症,心脏、肝、肺都受重创。

王兰英是村里的特困户,她患过脑梗。老伴有心脏病。儿子患有糖尿病、癫痫病,在村里干保洁,每月收入才300元,媳妇心脏病不好,在玩具厂打工,月收入1000多元。女儿与女婿都是瘸子,孙子读技校,家里负担很重。

王兰英的老伴说,家里有8亩麦田,前几天用机械收割后,地里仅短麦茬,麦茬焚烧过程中,引燃了别人家还没收的麦子。王兰英跑去扑救,结果被烧伤。前天晚上,村干部挨家挨户募捐,募得现金7000多元,资助王兰英。“医生说医疗费至少要40万元,到哪儿去筹这么多钱呢?”王兰英老伴愁眉不展地说。

15亩麦田失火,上万斤麦子烧光

昨天,江宁多处麦田发生火灾。上午9时许,湖熟街道杨柳湖社区汤铜公路附近,一名老汉

在焚烧麦秸时,由于田里杂草较多,地里太干燥,大火腾地烧了起来。由于火势太大,老汉手上被烧起几个大水泡,头发、眉毛也被烤焦不少。“幸亏我跑得快,否则命就难保了。”老汉庆幸地说。

昨天下午1点半左右,秣陵街道双金社区,正在焚烧的秸秆引燃了旁边将要收获的成熟麦田。一时间火势熊熊,腾起冲天大火。江宁区消防部门调动两辆消防车赶往现场,用高压水枪喷射,终于扑灭大火,但15亩等候收割的麦子化为灰烬。按一亩地收800斤麦子计算,一万多斤麦子全没了。

气候干燥焚烧麦秸太危险

农业部门人士分析,许多地区都有焚烧秸秆的习惯,因为秸秆烧成草木灰,沤在地里,能作肥料用,有利于庄稼生长。雨水正常年份,麦地土壤含有一定的水分,不易烧起来。但今年持续干旱,麦子的根部都很干燥,极易引燃。近日麦田引发的火灾都有一个共同特点,都是先焚烧收割后的麦茬,由于火势难以控制,又引燃了邻近没收的麦子。这在过去年份是极少遇到的。

昨天记者在湖熟采访时看到,当地村干部组织专人到田间地头收购秸秆,打成捆的秸秆10元一捆用车拖走。但地里仍留下约一尺高的麦茬,许多人按习惯焚烧,这些麦茬与邻近还没收割的麦田只隔着窄窄的田埂,风一刮,就引燃了麦子。

有关专家提醒,焚烧秸秆造成空气污染严重,而且极易引发事故,最好不要烧。

(周先生线索费50元) 快报记者 赵守诚

焦点问答

为何浓烟迟迟散不了

满城“大雾”让南京市民不禁疑惑:燃烧秸秆释放出的大量浓烟,为啥迟迟消散不去?

“昨日早晨的南京也有些轻雾,市民的视野受阻,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水汽作祟,但是傍晚这场“大雾”是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引起的。南京三面环山一边临江的特殊地理条件和静风频率高,决定了污染物扩散条件很差,大多都是‘自产自销’。”环保专家介绍,“再加上城市热岛效应,周边城市及区域焚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向城区飘散,所以形成了城区不烧也照样被熏。”

城市热岛效应也称“大气热污染现象”,是城市化的发展导致城市中的气温高于外围郊区的现象。在“热岛效应”的作用下,城市中每个地方的温度并不一样,而是呈现出一个闭合的高温中心。在这些高温区内,空气密度小,气压低,容易产生气旋式上升气流,使得周围各种废气和化学有害气体不断对高温区进行补充。

特别提醒

老人小孩应减少出门

“今年干旱,情况特殊,希望政府能想想办法,控制下烧秸秆。”陈女士说,她看到快报报道江宁有村民烧秸秆,结果把自己给熏死了,虽然不知道昨天南京城的雾霾是来自哪里烧的秸秆,但“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,以后年年还是会这样”。周边焚烧秸秆,导致南京空气质量下降。专家告诉记者,这样的空气质量呼吸道疾病的患者会明显增加,建议老人、小孩应减少出门几率,出门最好戴上口罩。如果在家,应关闭门窗,空调可以调为换气,保持空气的湿润度。

通讯员 邵艺 快报记者 安莹